



## 又是个卖骨头

有一天，阿婆带我去白宫墟坪，给我买了一块花色的衣布料。我问阿婆：“现在又不是过年，为什么给我做新衫？”

阿婆高兴地说：“过几天你桂容姐出嫁，食（吃）酒那天你要穿得漂亮一点，要你去压轿呢！”

“什么叫压轿呀？”

“男家抬花轿来接新娘的时候，不能空着轿来，要挑选一位细妹子（小女孩）坐在轿里，到了新娘家下轿，吃了嫁妹酒饭后，让新娘坐上花轿，抬到男家去。细妹子坐花轿就叫压轿，知道了么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听了阿婆的话，我可高兴了。心想坐花轿一定很自在吧。

我又问：“阿婆，你座过轿吗？”

阿婆说：“坐过一次，是你父亲在上海的时候，带我去游普陀山时，坐过一次。那是一个没有顶的轿。坐轿上山很舒服，可是抬轿的累得满头大汗啊！”



桂容姐是集成楼李氏家族二房的人，她出嫁还是阿婆做的媒呢。

很快就到了桂容姐出嫁的日子。

一大早叔婆伯姆们就开始梳妆打扮了。集成楼有我好多个叔伯嫂嫂，我最喜欢泰嫂。泰嫂是二房的童养媳，是伯姆从穷山沟里买来的，那时那才六、七岁，在我们这里长大。她很能干，会耕田，会用彩色的线编织围身裙带，经常跟我阿婆学缝补衣服裤子，补得平平整整。她也会自己做草鞋，做拖鞋，还会帮细妹子、妇人家美容。此时，泰嫂正在给万铭嫂美容呢。

我喜欢在一旁看泰嫂是怎么做的。泰嫂先是拿一块小肥皂样的白粉块，往万铭嫂的额头和脸上抹，然后拿起一根长长的线一头含在嘴里用牙咬着，另一头牵在右手里，左手在线中间绕成一个圈，贴在万铭嫂的脸上，那圈忽大、忽小，一松一紧，绳子交叉的地方就把脸上的汗毛一点一点拔光了。除了额头和脸，把鬓角和眉毛边缘的小汗毛也拔得干干净净。拔过以后，万铭嫂就显得头开额阔、眉目清秀了，又好看又精神。

平日里家里的大人小孩全都打赤脚，这一天大家都穿上了鞋，有的穿布鞋，有的穿番鞋（皮鞋），还有的穿拖鞋。伯姆（桂荣姐的母亲）和二



伯婆（桂荣姐的祖母）早为贵荣姐行嫁（出嫁）准备了很多嫁妆，这时候这些嫁妆都摆在大厅里了。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看了又看。看到这么多的嫁妆，给人一种富足的感觉。

嫁妆有吃的，有穿的，有用的，都装在一个一个的杠槿里。每个杠槿都按行进时的先后顺序摆放好了。杠槿是用木材做的，敞着口，没有盖子，两边有“耳朵”，“耳朵”上有孔，可以用一根棍子穿过去，两个人抬。吃的有全猪，猪已经杀好了，猪头朝前地趴在里面。一只黑色的小山羊，是活的，被绳子捆绑着固定在槿里。还有糕点等其它吃的东西。用的有梳妆镜，有金属制的水烟筒，有放着纸捻的搪瓷桶。纸捻是用来点烟的。有被子、被单、木棉褥子、花床布、绣上花鸟的枕头、枕套，头尾两头有几条黑色条纹的红色羊毡，木梳子，炊具，粉盒子等等。这些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。穿的有衣服、鞋、袜……这些嫁妆陈摆在大厅里，家里人都在围着观看，边看边评论，都称赞嫁妆又多又像样。

当天上午吃过早饭，我跟随阿婆步行去男家。阿婆穿一身黑衣黑裤，显得格外精神。我穿上了阿婆给我新作的花衫和番鞋（皮鞋），脚上还穿了袜子。到了男家，人家摆了点心和茶水招待我们。桂



用清代花轿重演清代婚嫁情景。

荣姐的家娘（婆婆）原来我认识，她同我家是世交。稍坐片刻，听到外面叫着花轿来了。

外面停着两顶轿子，一顶是花轿，新娘坐的；一顶是普通的轿子，

媒人坐的。花轿是红色的，轿顶圆圆的，像一个大锅扣在上面。在轿顶上，顶尖有一个大红绸布扎结成的大红花球，轿子的四周围挂着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金色的五颜六色的珠子，一串一串的，晃晃荡荡的闪闪发光。轿门帘子上绣着花，有龙有凤。花轿两侧还有玻璃窗，窗上面画着花草、鸳鸯和月亮。

比起花轿，媒人坐的轿子就简单得多了，只是一顶带绿色的普通的轿子。这种轿子我见过，阿淦叔娶的小婆（小老婆）就是坐着这样的轿子来集成楼的。阿淦叔是四房的一个叔叔，他和阿淦姆都在印尼，他们只生了两个女儿，没有生过儿子，但有一个养子，听说这个养子很聪明很能干，又有亲情，但阿淦叔希望有个亲生儿子。就从印尼托水客



带来一些钱，让家里人在家乡再给他讨个小婆。娶小婆的时候，阿淦叔并没有回来，一切由家里人操办。阿淦叔娶的小婆是梅县县城附近的人，穿着花旗袍，脸上打了点粉。她在集成楼的院子里下了轿，从旁门进了集成楼。小婆娶过来没有多久，便跟随水客到印尼阿淦叔家去了。集成楼有三个门，中间的叫正大门，我问阿婆，为什么不让她从正门进。阿婆说“因是讨小就不能进正大门。”我又问：“阿淦叔为什么要讨小？”阿婆说：“为了生个男孩好接代。”我想，阿淦叔不是有两个孩子吗？怎么没有接代人呢？正想再问阿婆，就听有人在催促我和阿婆上轿。

阿婆上了媒人轿，我上了花轿，轿夫起轿，便启程向我家的方向走去，后面还跟着几个妇女，她们是男家去女家接新娘的。

我透过轿两边的玻璃窗，往外看着，走过一村又一村，这里离白宫镇很近，房屋跟鲤溪村的房屋不大相同，有半围屋，有大堂屋，还有一座挨着一座的小瓦屋，密密麻麻的一大片，交错着横七竖八的小巷子。也有叫不出名的屋子，既不像堂屋，也不像杠屋，怪怪的，挺新奇。路上经过了五、六座桥，有木桥，有石桥，有石灰泥沙桥。这么多桥，有大有小，有长有短，有桥栏的，没有桥栏的，都



很好看。

不觉得，我们就到了自家的门口，我和阿婆下了轿，请随行的几个人入屋，坐在大厅里饮茶。



图为白宫龙岗村八音队在演奏

大厅里打八音的

人们开始吹吹打打起来。打八音的人是跟着我们的轿子过来的，这时都坐在大厅里忙着。鼓、喇叭、钹、铜锣、扬琴，吹的、打的、敲的、拉的，奏起来很好听的。

大人们可忙了，忙着给桂容姐梳头，擦粉，穿上红色的裙衫，裙衫上还绣有花鸟。给新娘戴上罗帕（婚纱）。薄薄的罗帕是粉红色透明的，由两条纱巾结合而成，在头上结成一朵大花球，纱巾从头顶上垂下来，一直垂到脚面。纱巾底下的四周还吊着粉红色的小绒球球。罗帕的前后都能开口，就像蚊帐那样可以从中间拉开。伯姆站在桂容姐的面前，用双手轻轻地拉开罗帕，依依不舍地看着桂容姐，叮嘱她说：“到婆家要好好服侍老公（丈夫），家官（公公）和家娘（婆婆），要和那里的兄弟姐妹处好，要好好做细（干活）。”

出嫁的时辰到了，两个婆婆一左一右地搀扶着



新娘出了大门。轿夫见新娘出来，便压下轿前的架子，让新娘上轿。这时，桂容姐哭了起来。桂容姐要走了，我心里也挺难过的。

桂容姐挺能干的，挑水、做饭，插秧、锄地，洗衣、喂头牲，样样都会做。娶这样一个媳妇是男家的福气了。

记得一房的万辉哥娶万辉嫂之前，媒人婆（女媒人）来到我们家，伯姆热情款待媒人，在大厅里请她饮茶。媒人婆说，那位妹子（姑娘）长得很好看，讨人喜欢，只是面板（脸）宽了一点，两颧高了一点。没等媒人说完，坐在一旁的一个叔婆说：

“这有什么相干（关系）！晓得做细（干活）就好。”阿婆接着叔婆的话说：“老古言语说得好，‘田头地尾，灶头锅尾，针头线尾，家头教尾’都晓得做就好。脉个（什么）都唔（不）晓得，娶来做什么！？”媒人婆说：“这个妹子。家教很好，烧火做饭，洗裙烫衫（洗衣），服侍家官家娘（公、婆），样样都会做，人缘又好，谁家娶了她，谁家就会得福！”中午，请媒人婆吃了饭，临走还给她包了一个红包，算是酬谢。过了几天，媒人婆捎信说，女方很满意这门亲事，不久，万辉嫂就嫁过来了。

桂容姐哭着进了新娘轿，我跟着阿婆坐进了媒



人轿。打八音的人走在最前面，后面是花轿，媒人轿，二、三十个抬轎的人，再后是送嫁的亲友。好一个长长的队伍，红红火火热热闹闹。我坐在轿里往外看，路边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在议论。

“你们看，有钱人家嫁妹子，多排场，多体面！”

“你要好好做细（干活），多赚点钱，也排排场场地讨个好老婆。”

“你看，杠里的那面花镜太好看了！”

那个绣花枕头真美。”

“吴（你）行嫁（出嫁）个（的）时候，也给你办这样的嫁妆。”

“吴（你）再说，就叫你母亲快点把吴嫁了。”

看他们那样高兴，七嘴八舌地说说笑笑，我也笑了。

路过一个大村子，一群女孩子跟着行嫁的队伍边走边说，她们都比我大，一个个满面笑容，穿着花衫花裤，光着脚，走起路来很自在，很有力。

家乡的妇人家和细妹子，一年到头打赤脚，早上吃过早饭，便脱去木屐或拖鞋，打赤脚出门做细（干活）。赤脚耕田，赤脚割蕃箕，赤脚上岗下岌（客家话读yìn印），赤脚挑担子，赤脚背柿子（木



材），赤脚挑枋子（木板），赤脚出门远行，练就了一双硬脚板，走在砂石路上不怕疼，走在石灰路上不怕烫。虽然常常有人被山石树叉（树枝）刺破了脚，出血、化脓，又红又肿，但大家晓得采些中草药捣烂了贴在伤口上，或者将中草药煮成汤药水，把脚浸浸泡泡，这样很快就好了。只有逢年过节，走亲戚的时候，才见到有人穿帮跟鞋（带根的鞋）。

这群细妹子跟着花轿走了一段路才停下来，站在路边一直看着我们走远了才散去。

行嫁队伍来到男家。男家的住所是一幢新新的很大的堂屋，两层楼，屋名“文耀庄”。正大门口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禾坪（晾晒谷子的空地），禾坪是石灰、沙掺和的地面，很平整。

花轿在禾厅停下了，小孩子们大声喊着，笑着，跳着，男方的家里人都走出正大门迎接新娘。新娘由两个人搀扶着，跟着新郎进了门。

我和阿婆也下了轿，被请进大厅里饮茶。集成楼和老屋来了很多人，一个个穿着打扮都很讲究。女人们带着金戒指、金手镯、金项链、金耳环，头上有金毛簪（鬓夹），看上去既好看又体面。

新娘被接入大厅，进入新娘间（洞房）。我也跟着阿婆进了新房。新房被装点得很漂亮，崭新的



“文耀莊”全景

眠床（睡床），新床三面有四个雕花的围栏，四角各有一根木柱，四根木柱顶着一个挂蚊帐用的帐板，挂着新蚊帐。床上有两床新被子，两床木棉褥

子，两条红色绿边的新羊毡。床上还有两只新枕头和一对抱枕。枕头上绣着一对鸳鸯鸟。抱枕跟我妈床上的抱枕一样。我喜欢睡觉时抱抱枕，抱着它睡，肚子不会着凉。

屋里摆着一张有两个抽屉的新木桌，桌上放着一个量米用的斗，斗里面装满了稻谷。斗的中间插着一个长长的竹编笼子，笼子两边各插着一根红色的大蜡烛，蜡烛燃烧着，火红火红，一闪一闪的，好像也在笑呢。斗的前面摆了一排小小的碟子，碟子里放着各式各样的干果品。其中有百合、花生、莲子和枣子，还有做成圆球形的红糖珠，这些东西都是成双成对地摆放着。这排碟子两边还放了两把锡壶。我不知道里面是空的还是盛着米酒。嫁妆的一部分也抬到新娘间里来了。被褥放在床上，衣物放入橱柜，日用品放在桌上，把新娘间装点得更加富足。

新郎把盖着桂容姐的罗帕（婚纱）拿掉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桂容姐身上了，女孩子叽叽喳喳地



议论开了：

“你说她靚（好看）么？”

”我说靚。“

“怎么？”

“目珠（眼睛）太零零（大大的）的，还是双睑目（双眼皮）。 ”

“这么白净！”

“眉毛弯弯的，鼻公（鼻子）高高的，耳公（长长）的，喙（嘴）唇那么薄，”

“头那毛（头发）束乌（黑）的。”

“你看她着（穿）的衫裙（衣裙）好看吗？”

“这个衫真好看。”

“裙也好，又有花。”

“红色的鞋还有绣花，花也绣得好。”

新房里很多人，都来看新娘，看新娘的长相，打扮。有人把桌子上小碟子里的红糖球放进锡壶里，用双筷子搅拌，不一会斟出了两碗酒，每只碗里还有一个煮熟了去了壳的鸡卵（蛋），给新郎和新娘各一碗。有个老妇人家（老年妇女）一边看着他们吃一边说：“你们两公婆（夫妻）团团圆圆，和和气气，早生贵子……”尽说些吉利的话。

我问阿婆，为什么小碟子里要放枣子、莲子和花生，阿婆说：“那是图个吉利，枣子是早生儿



女，莲子是连着生，花生是既要生儿子又要生女儿，花着生。”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房墙上挂着的一面镜画，上面画着一座花园，花园里有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位美女，美女正抬头望着天上圆圆的月亮，上面写着：“花好月圆”。

中午，楼上楼下摆了很多桌酒席，一桌八个人，男女分坐。男人有穿长袍的，有穿西装的，也有穿中式短装的，都穿着新鞋，头那毛（头发）黑光光的，挺讲究。妇人家（妇女）同样穿得讲究，都穿中式短上衣，花衫花裤或黑色绸缎衣裤。头那毛（头发）梳得光光滑滑的，穿着布鞋或拖鞋。有的鞋是绣花的。

桂容姐的阿爸（父亲）阿姆（母亲）都没有来，她的兄弟是娘家来的人中间最有身份的，坐在上席。我跟阿婆坐在一起。

桂容姐和姐夫拿着酒杯向客人们敬酒，首先去敬老公家的长辈和娘家的人，而后敬其他亲友。席上有三牲（猪、鸡、鱼肉）三丸（猪肉丸、鱼丸、牛肉丸），还有鱿鱼、海参、墨鱼、鲍鱼、扣肉。这个也好吃，那个也好吃，没有不好吃的。我最喜欢吃白斩鸡，底下是炒过的米粉，上面是鸡块。吃席也有规矩，不能随便动筷只（筷子），要一个菜



一个菜地吃。桌上摆满了菜，一个人提议说，咱们吃这个吧，于是我拣一块、你拣一块，待八个人都拣完，再吃下一个菜。大家平等，不抢也不贪。我看见席上有人把夹来的各种肉块、肉丸，放在自己面前的一张菜叶子上，觉得很奇怪，就问阿婆，阿婆说：“那是要包好，带回家去，给阿爸、阿姆（父、母）、兄弟子侄吃的。”我家里也没什么人，不用带回去什么。

席间，我问阿婆怎么不见桂容姐在这儿。

阿婆说：“新娘不同大家一起吃饭。”

我又问：“那她饿吗？”

阿婆说：“会有人端饭去新房给她吃，她都不会吃的，刚离开自己的家，心里难过，想念自己的阿爸阿姆（父母）、阿公阿婆（祖父祖母），哪能吃的下？换了一个家，家娘家官（婆婆公公）、老公（丈夫），都是不认识的人，担惊受怕啊！”

我听阿婆一说，为桂容姐担起心来。

午宴后，亲友们在大厅里围坐着食茶，有个老阿婆说：“今日的酒席办得很像样，样样菜都很好吃。新娘的嫁妆办得好也办得多，很讲究。新娘穿的衣裙很好看，带的首饰也讲究，一对金手镯很大，还有金戒指、金项链，妹家有钱啊！新娘的罗帕很薄又很软，隔着这层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新娘



的脸，白白净净的脸，大大的耳垂，耳垂大命里注定是戴金耳环的！”

另一位老阿婆接着说：“松秀姆（桂容的婆婆）真有福气啊，讨了一个好心舅（媳妇），家官（公公）在印尼又很发财，家里有几担谷田，又住大屋，儿女成群。”

我坐在阿婆旁边，留心地听着大人说话，看着这么多人欢聚一堂，格外喜欢。在场的那些女孩子，长得很好看，穿着花花绿绿的衫裤，新鞋新袜，也有一些穿花裙衫的。我知道，这些穿花裙衫的妹子多半是从番片（南洋）回来的。我也有几身花裙衫是我阿爸（父亲）和继母从上海带给我的。到溪角来的一些胆子大的女孩子，在楼上楼下到处转着玩，我哪也不去，总是跟着阿婆，仍旧坐在大厅里听大人们说话。

做家娘（婆婆）的松秀伯姆笑容满面地来到大厅里。她挺漂亮的，穿着一身裤衫，脚上穿的是用小小的珠子绣成的拖鞋。头后梳了一个发髻，油光光的，整齐好看。看上去腰直背直，很精神。她说：“多谢大家很有心来食酒，相惜（喜欢）偲个（我的）赖子（儿子）和心舅（媳妇），十分多谢！”

“恭喜你讨到一个好心舅！”一个老伯笑咪咪



对她说：“多谢兰生伯姆这个好媒人，帮我讨了一个好心舅。”说着，松秀伯姆面向阿婆弯了弯腰，表示感激。阿婆客气地说：“唔使多谢（不用谢，别客气）。”

这时，新郎牵着新娘走出新房，来到大厅里，端着茶壶茶杯，给长辈们端茶（敬茶），掷烟（抽出烟来敬烟）。掷烟最好玩，有的人让新娘点烟，火刚到烟头，那人故意把火吹熄了，新娘只好再点，直到点着了为止。点烟用的是纸媒（用草纸卷的纸条条），点燃后吹熄了仍然在冒烟，要点烟时用嘴吹一下就燃着了。点着烟就吹熄它，再点再吹，再吹再点，大家看着新娘和新郎为难的样子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下午，多数客人都回去了，都是提着新郎公（新郎）家的回礼欢欢喜喜地走了。那礼品可多了，尽是好吃的糕点、肉类和果品，还有他们在席上夹来的食物。

一少部分客人没有走。我和阿婆也没有走，留宿在新郎公家了。

吃晚饭时，同桌的一个老阿婆面对阿婆笑嘻嘻地说：“兰生伯姆，你这个好人，真会做媒人，新郎公和新娘门当户对，两个亲家都心满意足。这是文耀庄（新郎公家的屋名）娶的头一个孙嫂（孙媳



妇），全家快快活活，美美满满。愿你这个好人一生快活，添福添寿，子孙满堂。”

阿婆笑着回答说：“这都是松秀伯姆的福分啊。”

吃完饭，我跟阿婆又去了新娘间（洞房）。桂容姐坐在新娘间里，一声不响，也不笑。我想她一定是在想家呢！新娘间里依旧有很多人在陪新娘，看新娘。桂容姐坐在床刀（床沿边）上，其他人有人坐在椅子上，有的站着，就是没有人坐在新床上的。

我问阿婆：“阿婆，为什么看新娘的人没有一个坐在新娘的床上？”

阿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新娘和新郎公才能坐新床，别人不能坐，这是一个规矩。”

夜幕降临了，新娘间（洞房）里点燃的红蜡烛显得格外明亮。陆陆续续又来了许多人，有个妇人家（妇女）走到新娘面前，认真地端详着新娘的脸说：“让我看看靓（美丽）不靓？”说着还用手去触摸新娘的脸。

又有两个妇人家（妇女）往椅子上放了一把花生，而后去牵新娘过来，让新娘坐。新娘顺从地往椅子上一坐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，马上就站起来了。一屋子的人都哈哈大笑了。



新郎公来了，大家让新郎公和新娘并排坐在椅子上。有人端了一碗红糖水，里面有两只煮熟了的剥去蛋壳的鸡蛋。人们让新郎公喂一只蛋给新娘吃，新郎公照着做，用筷子去夹，一次、两次，第三次才夹起来。鸡蛋送到新娘嘴边，新娘不好意思吃，没有张嘴。大家都笑起来，笑得新郎公有些紧张，夹着的鸡蛋又掉回到碗里了。大家又笑起来。新郎公说：“我吃了吧？”大家不同意，催促新郎公快点喂新娘。新娘不好意思地吃完一只鸡蛋，喝了两口酒，新郎公才开始吃另一只鸡蛋和碗里的酒。

很晚很晚，大家才散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新娘开始进入家娘（婆婆）的厨房，去帮助家娘烧火做饭。

回到家里，我想起阿淦叔讨小婆的事，便问阿婆：“阿淦叔不是有两个妹子（女儿）吗？怎么说阿淦叔没有接代人呢？”

阿婆说：“没有赖子（儿子）就绝代了。阿淦叔的大老婆只生了两个妹子（女儿），妹子再多也是卖骨头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说是卖骨头？”

阿婆说：“妹子再多也要嫁给人家做心舅（媳妇），不是连骨头都卖给人家了吗！”



听阿婆一说，我有点不自在，心想：“照阿婆说的，桂容姐也是卖骨头了。”但又一想：“阿淦叔娶小婆的时候，没有打八音的，新娘走的是旁门，新房间（洞房）的桌子上也没有许多小盘子，没有点燃蜡烛，没有带嘴的酒壶和圆圆的红糖，新娘也没有带着绣花的纱罗帕，也没有摆那么多桌的酒席。桂容姐出嫁要讲究得多，排场得多了。”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也就自在了。心想桂容姐这个“卖骨头”也唔（不）错。

二伯公的小儿媳是我的叔姆（叔母），我叫她阿梅姆。阿梅姆两三年之内连续生下两个女儿，头一个女儿，自己养着，第二个才一岁多就送给别人做童养媳。第三个生出来仍然是个女孩，二伯婆对此很不高兴。第四个孩子刚出世，二伯婆一听到孩子的哭声，便急着问接生婆，是男孩还是女孩。接生婆说是个“千金”（女儿）。二伯婆一听就转身走了，边走边说：“唉，又是个卖骨头！”好在阿梅姆第五胎生下一个男孩，二伯婆的气才顺了。

在家乡，男人总是比女人高出一等。进餐时男人坐在上席，女人坐下席，男人吃鸡臂，女人吃鸡背鸡头和鸡脚。咸菜的根茎给男人吃，女人吃叶。好吃的总是先给男人，重男轻女，男女不平等呵！